

儿女英雄传

第二十三回 返故乡婉转依慈母 图好事娇嗔试玉郎

上回书表的是安老爷携了家眷，同着张老夫妻两个，护着何玉凤姑娘，扶了她母亲何太太的灵柩，由水路进京，重归故里，船靠通州指日就要到家了。这部《儿女英雄传》的书，演到这个场中，后文便是弓砚双圆的张本，是书里一个大节目，俗说就叫作“书心儿”。从来说的好：“说话不明，犹如昏镜”。因此作者不得不详叙一番了。

且说安老爷当日，原因为十三妹在黑风岗能仁古刹救了公子时性命，全了张金凤的贞节，走马联姻，立刻就把张金凤许配公子，又解囊赠金，借弓退寇，受她许多恩情，正在一心感恩图报，却被这姑娘一个十三妹的假姓名、一个“云端”里的假住处一绕，急切里再料不到这姑娘便是自己逢人便问，到处留心，不知下落，无处找寻的那个累代世交贤侄女何玉凤。及至听了她这十三妹的名字，又看了公子抄下的她那首词儿，从这上头摹拟出来，算定了这十三妹定是何玉凤无疑。既得着了她的下落，便脱去那领朝衫，辞官不作，前去寻访。及至访到青云山，不是容易，才因褚大娘子见着邓九公，笼络住了邓九公；又不是容易，才因邓九公见着十三妹，感化动了十三妹；天道好还，也算保全了她一条身子，救了她一条性命。在安老爷的初意，也只打算伴回了故乡，替她葬了父母，给她寻个人家，也算报过她来了；断

断乎不曾想到公子的姻缘上。不想在褚家庄和邓、褚父女两个笔谈的那一天，话已说完，恰恰的公子同褚一官出去走了一走的时候，这个当儿，褚大娘子忽然的心事上眉头，悄悄的向安老爷和她父亲，说了何不如如此如此的那句话；那句话，便是要把何玉凤也照张金凤的样子，和安龙媒联成一床三好的一段良缘。当下邓九公听了，先就拍案叫绝，立刻便想拿说媒的那把蒲扇。倒是安老爷不肯。这安老爷不肯的原故，一来为姑娘孝服在身；二来想着这番连环计，原是惠顾姑娘的一片诚心，假如一朝计成，倒把人家诳来，作了自己的儿子媳妇，这不全是一团私意了吗？再说，看那姑娘的见识心胸，大概也未必肯吃这注；倘然因小失大，转为不妙；但又不好却邓家父女的美意，所以拦住邓九公说：“且从缓商。”及至第二日，见着十三妹，费尽三毛七孔，万语千言，更不是容易。一桩桩，一件件，都把她说答应了；她这才说出她那回京葬父亲之后，便要身入空门的约法三章来。彼时老爷生怕打搅了事，便顺着她的性儿，和她滴水为誓。话虽如此说，假如果然始终顺着她的性儿，说到那里，应到那里，那只好由着她当姑子去罢！岂不成了整本的《孽海记》、《玉簪记》？是算叫她和赵色空凑对儿去，还是和陈妙常比了上下高低呢？那怎样是安水心先生作出来的勾当？何况这位姑娘，守身若玉，励志如冰；便说身入空门，又那里给她找荣国府，送进拢翠庵，让她作门槛以外的人去呢？还是从此就撒手不管，由她作个上山姑子，背土坯去罢？因此安老爷早打定了一个主意，无论拚着自己，淘干心血，讲破唇皮，总要把这姑娘成全到安富尊荣，称心如意，总算这桩事作得不落虎头蛇尾。无奈想了想，这相女配夫，也不是件

容易事。就自己眼底下，见过的这班时派人里头，不是纨绔公子，便是轻薄少年。更加姑娘那等天生的一冲性儿，万一到一个不知根底的人家，不是公婆不容，便是夫妻不睦，谁又能照我老夫妻这等体谅她？岂不误了她的终身大事？左思右想，倒不如依了褚大娘子的主意，竟照着何玉凤给张金凤牵丝的那幅人间没两的新奇画中，就借张金凤给何玉凤作稿子，合成一段鼎足而三的美满姻缘；叫他姊妹二人，学个娥皇、女英的故事，倒也于事两全，于理无碍，于情亦合。因此上在邓家庄住的那几天，却背了众人把这话告诉了安太太。安太太听了，自是欢喜。老夫妻两个便密密的来对着邓家父女说：“等回京之后，看了光景，得个机会，商量出个道理来。如果事可望成，再劳大媒完成这桩好事。”这句话却因张金凤还是个新媳妇儿，又恐怕她和公子闺房私语，一时泄露了这个机关，所以老夫妻两个且都不和张金凤提起。那知张姑娘自从遇着何玉凤那日，就早存了个“好花须是并头开”的主意，所以古寺谈心，才有向何玉凤那一问；秋林送别，才有催何玉凤那一走。及至见了褚大娘子，又是一对玲珑剔透的新媳妇到了一处，才貌恰正相等，心性自然相投。褚大娘子便背了安老爷、安太太并她父亲，把这话尽情的告诉了张金凤。在褚大娘子，也不过是要作成何玉凤的一片深心，那知正恰恰的合了张金凤的主意，所以她两个才有借弓留砚的那番哑谜儿。安老爷、安太太倒不曾留心到此。及到上了路，张金凤因见公婆不曾提起，自己便也不敢先提。通算起来，这桩事只有安老夫妻、邓家父女和张金凤五个人心里明白，却又是各人明白各人的；其余那些仆妇丫鬟，以至张老两口儿，一概不知影响。至于安公子，只知把

位何小姐敬得如南海龙女，但有感恩报德的处心；何小姐又把安公子看得似门外萧郎，略无惜玉怜香的私意：其实这二位，都算叫人家装在鼓里了。及至何玉凤见安老爷、安太太命公子穿孝扶灵，心中却有老大的过不去，才把张冰冷的面孔放和了些，把条铁硬的肠子回暖了些。安老爷看了，倒也暗中放心，觉得这段姻缘，像也有一两分拿手。梦也梦不到，到了德州，姑娘因作了那等一个梦，这一提起儿，又把她那斩钢截铁的心肠、赛雪欺霜的面孔给提回来，更打了紧板了！老夫妻看了只是纳闷，不解其所以然。张姑娘虽是耳朵里有随缘儿媳妇的一段话，知其所以然，又不好向公婆讲起。

这个当儿，离京是一天近似一天了，安老爷一个人坐在船上，心里暗暗的盘算，说道：“看这光景，此番到京，一完了事，请她到家，她定不来；送她入庙，我断不肯。只有和她迁延日子，且把她寄顿在也不算庙、也不算家的我家那座故园阳宅里，仍叫她守着她父母的灵，也算依了她约法三章的话了。腾出了个工夫来，却再作理会。只是她长久住在那里，这其间随时随事，看风色，趁机缘，却是件蚊串九曲珠的勾当，那位张亲家太太可断了不了。”老爷正在为难，将及船靠码头，不想恰巧这位凑趣儿的舅太太接出来了。一进舱门，说完了话，便问何姑娘；见了何姑娘，便认作母女。彼时在这位舅太太，是乍见了这等聪明俊俏的一个女孩儿无父无母，又怜她，又爱她，便想到自己又是膝下荒凉，无儿无女，不觉动了个同病相怜的念头。彼时安老爷却不曾求到她跟前；便是安太太向她耳边说的那句话儿，也只因为姑娘有纪府提亲那件伤心的事，不愿人提起；恐怕舅太太不

知，嘱咐她见了姑娘，千万莫问她有人家没人家的这句话，是个入门问讳的意思。谁想姑娘一见了舅太太，各人为各人的心事，一阵穿插，倒正给安老爷、安太太搭上桥了。安老爷便打倒金刚赖倒佛，双手把姑娘托付在舅太太身上。那舅太太这日便在何玉凤船上住下，接连着伴送她到了坟园，伴送她葬过父母。这期间照应她的服食冷暖，料理她的鞋脚梳装。姑娘闲来，还要听个笑话儿，古记儿，一直管装管卸到姑娘抱了娃娃，她做了姥姥，过了个亲热香甜；此是后话。这正是安老爷笑吟吟不动声色，一副作英雄的手段；血淋淋出于肺腑，一条养儿女的心肠，才作出这天理人情中一桩公案。却不是拿着水心先生那等一个脚色，由着燕北闲人的性儿，怎么掇弄，怎么转，怎么叫，怎么答应。读者，请想这桩套头裹脑的事，这段含着骨头露着肉的话，这番扯着耳朵腮颊动的节目，大约除了安老爷和燕北闲人两个心里明镜儿似的，此外知道个影子的少了。

安老爷把何玉凤姑娘托付了舅太太之后，才得匀出精神，料理手下的事；便忙着商量，分拨家人，清船价，定车辆，归箱笼，发行李，一面打发太太带了公子和媳妇并仆妇丫鬟人等，先回庄园照料；只留下舅太太，张亲家老爷、太太，戴勤家的，随缘儿媳妇，花铃儿，并跟舅太太的仆妇、侍婢，并两个粗使老婆子，和姑娘同行。外边留下几个中用些的家人照料自己，便打算送姑娘随灵。起身之后，先一步进城，到坟园料理一应事件。又计算到灵从通州码头起身，一路到西山双凤村，一天断不能到。早有张进宝等在德胜关一带，预备下下处，安灵住宿；那杠房里得了准信，早把行杠预备下来，一切布置妥当。到了那日，姑娘穿了孝服，行

了告奠礼，便和舅太太同车随灵，到德胜关住下。

公子先一日跟了母亲同了媳妇到家，拜过佛堂祠堂，看了看家中风景依然，只一个张进宝，管了个内外严肃。一家男女家人参见已毕，华嬷嬷也见过她家大奶奶，一时乐得她左看一番，右问一番，也不知要怎么亲近奶奶才好。

安老爷次日送姑娘下船，随灵起身后，自己便穿城行走，先回庄园。一进二门，当院里早预备下香烛、吉祥纸马；老爷带领阖家谢过天地，自己又到佛堂祠堂磕过头，然后进了正房。老夫妻双双坐了，儿媳两旁侍立奉茶。男女家人参见已毕，大家各各的归着东西，侍候酒饭，来往奔忙。老爷便向太太道：“太太，你看人生天命，安排自有一定；非分之荣，万不可以妄求。你我受祖父余荫，守着这几亩薄田，几间房子，虽不宽余，也还不愁冻馁。无端的官兴发作，弄出这一篇离奇古怪的文章。所幸今日安稳到家，你我这几个有限的骨肉，不曾短得一个，倒多了一个，便是天祖默佑；况又完了何家侄女这场心愿。我自今以后，纵然终老林泉，便算荣逾台阁。我依旧还课子读书，和几个古圣先贤时常聚聚，断不轻举妄动了。”太太道：“老爷这话，说的很是；真这世路上的事，看着实在怕人。”老夫妻又与儿子媳妇，说说笑笑。一时吃完了饭，撤去残席，老爷便出去拜望程师爷，致谢他在家的照料。进来又把大家众人，看家的，行路的，都叫到跟前，慰劳了一番；又问了问城里的房子。张进宝道：“奴才进城，当到宅查看；本家爷们住的很安静，家人看的也极谨慎，请老爷放心。”老爷点了点头，大家散去。

次日，老爷、太太起来，便赶早吃了饭，带同儿子媳

妇，先到他老太爷、老太太坟上行礼。然后过这边来，看看办得不丰不俭，一切合宜，老爷颇为欢喜，便派人跟了公子，叫他穿上孝服，向十里外迎接何太太的灵；这里老爷也摘了缨儿，太太也暂除了首饰，张姑娘依然穿上孝服。外边穿孝的，便是戴勤，宋官儿，随缘儿。又派了两个粗使家人；内里便是路上跟着姑娘的戴勤家的，随缘儿媳妇，丫鬟花铃儿和两个婆子。分拨已定，安太太便叫媳妇说：“在船上也圈了一道儿了；这坟上周围，都是咱们的地方，趁着这工夫，只管带着人等走走去。”张姑娘答应了出来。这班丫鬟仆妇，等闲不得出来，又乐得跟着新大奶奶凑个趣儿，一时都跟了去，只剩下两个粗使的婆子，在这里听叫。安老爷、安太太这个当儿，倒计议了许多紧要正事。

何玉凤姑娘同舅太太张太太在德胜关店内，住了一夜；次早梳洗已毕，打了坐尖，随着张进宝同梁材带了大杠，接了下来。姑娘只当还照昨日的样走法，及至同舅太太坐车出来一看，但见大杠鲜明，鼓乐齐备，全分的二品执事，摆得队伍整齐，旗幡招展，心里说道：“我那等说，安伯父还要这等过费，岂不叫我愈多受恩，愈难图报！”一时跟了殡，慢慢的前进。走到半路，舅太太便吩咐赶车的告诉顶马，又招呼了张太太的车，都赶到头里一个小下处，略歇下歇，便一直奔双凤村而来。还不曾到得那里，舅太太便在车上指点着告诉姑娘道：“你看那前面搭白棚的地方就是了。那东南上一片大房子，便是他家的庄园；面北上好些树，那里便是他家的坟地。我听得说我们姑老爷就要在他坟地的东首，给你父母修坟呢！”姑娘此时，除了心中感激，点头叹息之外，再无别话。说话间，车早到了安家阳宅。后面的跟车，

一辆辆抢到头里去，预备服侍下车。一时把车拉进大门，早有安老爷迎着，问了问昨日住店的光景。舅太太道：“好哇！姑娘真听话，叫吃就吃，敢则城里的孩儿长这么大，头一回才看着甜浆粥炸糕油炸果，倒很爱吃。”老爷道：“这就叫作‘亲不亲，故乡人；美不美，故乡水’了。”

一时张太太也下了车，因脚压麻了，站了会子，才一同进来。安太太和媳妇儿接出来，姑娘正在看着，又见一群穿孝的男女迎接，内中除了宋官儿一个，余者多不认识。姑娘同着众人进了棚，从月台左首绕上去，见迎门安着供桌，门上挂着云幔，早有一口灵，偏东些停在那里。姑娘此时，一则乍到故土，所见的都和外省那个排场儿两样；再也是拘于礼法，谨饬过去了，不免矜持。她一时朦住了，想不到便是父亲的灵位，将要问说：“怎么母亲的灵，倒先到了。”不曾问得出口，安老爷在旁边说道：“姑娘，你尊翁的灵在此，还不下拜。”一句话提醒了姑娘，那里还顾及行礼，扑上前去，便放声大哭。大家从旁劝了良久，才得劝住，还是抽噎不止。随即细看了看那口材，就一重重漆得十分严密，光可鉴人，自是放心。想起安老爷这等办得周到，却又添了一层过意不去。

大家歇了没多时，早见随缘儿跑在头里来，说道：“快了。”安老爷便接了出去，姑娘跪在东间，朝外望着，但见一对仪仗，一双吹鼓手，进门都排列两边。少时鸦雀无声，只听得一双响尺当当，打得进脆，引了她母亲那口灵进来。安公子穿了一身孝，紧跟在灵前，虽然抵不得一个孝子，却也颇像半个孝子。立刻安好了位，大家无非是祭奠尽礼，姑娘无非是痛切含悲，不必再赘。

诸事已毕，姑娘站起身来，便向安老爷、安太太道：“我何玉凤不想我父母竟有今日，更不想我自己仍返故乡，这都是伯父伯母的成全。侄女儿除磕头之外，再无一字可说了。只是伯父母办得未免过费，如今断不可过于耽延，或三日，或五日，便求伯父想着我青云山庄的那三句话，将我父母早些入土，我也得早一日去了我的事，免得伯父母再为我劳神费力。”因又望着舅太太道：“我这娘，路上已许下在庙里长远伴我，伯父母更可放心；倘蒙伯父始终成全，我何玉凤纵然今世不能报你的恩情，来世定来作你的儿女。”说着，便拜下去。安老爷看这光景，心里先说道：“来了！我早就料着你有这把神妙。”因和太太连忙把她搀起来，说道：“姑娘你这个礼，这番话，都多余；你我两家的交情，前番已谈过，这都是情理当然，此时不须烦琐。只是依你说，停三日五日，未免简略；如今也照你在山里的样子，停放七天；讲到安葬，或者入土为安，自然早一日好一日，我向来却从不信阴阳风水这些讲究。但为了老人家的事情，你作儿女的，却不可不存一番慎重，须得请个人看看，听他说定那天，便是那天。至你那三句话，我既和你灵前设誓，绝不食言；但是要找这座庙，既须个近便所在，又得个清净道场，断非十日八日可成；少也得一月两月，甚至三月半年都难预定。总之，无论怎样，我一定还你个香火不断的地方就是了。姑娘你道如何？”姑娘听这话说得层层有理，再不想大远的从德州憋了这么一个干脆的招儿来，才使出来就乏了。无法，只好等那看风水的来看了再讲。当下大家一连劳碌了几日。

晚饭已罢，即便分投安置。安老爷仍同了眷属回家，姑

娘便同原来的一行上下人等在此住下。外面自有张老同了派定的家人照应。从这日起，也作了几日好事，也烧了些个冥资。所喜的是，何家无多亲友来往，便是安老爷的亲友本家也因尚不知安老爷携眷回京的消息，都不曾来，倒落得少了许多应酬，可以安心作事。

次日，安老爷夫妻正在里面和姑娘闲谈，只见人回请的风水端木二爷来了。原来这风水复姓端木，名涣，表字仲兴；他家世代相传，专门精通周易，河洛地理。安老爷家这块坟地，就是乃翁在日看定的。他和安府上也算个世交，称安老爷作世叔。因此，安老爷请他来给何协戎夫妇点穴，就规定安葬日子。老爷有心叫姑娘听个底细，便把那风水请到棚里靠前窗一张桌儿边坐下。姑娘盼的风水来了，也正要听他定在几日，只听一时请了进来，那风水和安老爷讲礼已毕，便问说：“世叔几时到京，竟不晓得，更不知府上有事，怎不见赐一信？”安老爷道：“并非舍间的事，却是位至契好友；因他家现无男丁，所以就在荒茔，代他料理。并且就要在这茔地的东首，择地安葬。就请看一看，定个葬期，愈早愈好。”那风水先生说道：“无论怎样早，今年是断不能的了。宝茔便是家君定的，记得这山向是子午兼壬丙正向；今年三煞在南，如何动得！”安老爷道：“世兄，你是晓得我向来不解青鸟之术。如果无大妨碍，我这个好友，既然百岁归居，还以早葬为是。”那风水道：“这却不好迁就。等小侄儿过去，安了盘子，拉了中线，看了再定规罢！”安老爷因为自己是个父辈相交，便叫公子陪过去，说声：“恕不奉陪了。”便在棚里坐候。

姑娘这个当儿，听着今年不得下葬，先就有些不愿意

了，呆呆的坐着，良久良久，才听得那个风水过来，进门就说道：“方才看了看东首这块地，东西辛甲分金上，倒是上好的一个结穴。此处安葬，按那龙脉，正自灵方而来，定主宗祧延绵；只是一山无二向，本年不惟三煞有碍，而且大将军正在明堂，安葬是断断不可的。明年正二三月，木气正旺于东，这块地正是主茔的龙方，更不好动；四五月，月建都吉，只巳午两个字，又正合太世叔婶母的化命，亥子一冲；六月建未，明年太岁在未，书云：‘一物一太极’，虽说月支与年支不碍，究竟不可不避。七八两月，恰恰的与现在的化命逢着穿害；九月上半月，不得安葬吉日，下半月一交土王用事，禁土了。只有明年十月最好安葬；吉期上下半月都容易选择。到那时，听凭世叔吩咐，再定就是了。”安老爷一听，自己心里先道：“这算得‘无巧不成书’了。要不这样，怎样就耗到过姑娘满一年的服呢？要不耗到她满服，我们家怎么娶她呢？”当下心中大喜，却故意的问了那风水几句。风水道：“世叔是最高明不过的人，这块地当日便是家严效的劳，小侄怎敢另生他议？况且阴阳怕懵懂，这句话不说破也就罢了；小侄既看出来，万万不敢相欺，此中丝毫不可迁就。”说着，提起笔来，便把这话写了一篇，又寒暄了几句，领茶而去。

这番话，姑娘在屋里听了个遍清，算省了安老爷的唇舌了。安老爷送那风水走后，便手里拿着那一篇东西，一步步踱了进来，向姑娘道：“姑娘听明白不曾？偏又有许多讲究，这怎么办呢？”姑娘也无心看那一篇东西，只望了舅太太发怔。却不知这舅太太，实在算得姑娘知疼着热的一位干娘；无奈她又作了安府上传递消息的一个细作。自从她和姑

娘认了母女之后，在船上那几天，安太太早把这事告诉了她一个澈底澄清。难道把她极爱的一个干女儿，给她最疼的一个外甥儿，她还有甚么不愿意的不成？她见姑娘望着她发怔，可就搭上茬儿了。她说道：“我这里倒有个好主意，姑老爷、姑太太听听，使得使不得？你们方才讲的那些甚么子午卯酉，我可全不懂。要说忙着安葬，果然太爷、老太太坟上有甚么妨碍。无论我们姑娘此时心里怎样着急，她也断不肯忙在一时。讲到她要住庙，原不过为近着她父母的坟哪！如今既安不得葬，在这里住着，守着棺材，不比坟更近吗？再这个地方儿，内里就是我们娘儿们上下几个人；外头就只张亲家老老和看坟的，又和庙里差甚么呢？莫若我们只管在这里住着，姑老爷一面在外头上紧的给我们找庙，一天找不着，我们在这里住一天；一年找不着，我们在这里住一年，要赶到人家满了孝，姑老爷这庙还找不出来，那个就对不起人家孩子了。姑老爷、姑太太要怕我住长了，费了你家的老米，慢讲我一个人儿，连我们姑娘和张亲家，我那点儿绝户家产，供给十年八年，还巴结得起。”她说着，便望着姑娘道：“姑娘，是不是？”回头又向着安老爷夫妻道：“你们二位，想着怎么样罢？”安老爷忙说：“如果有一年的工夫，纵然找不出庙来，我盖也给她盖了一座。至于姐姐在这里住着，也是替我们分心，招护姑娘，些须小费，何足挂齿，我自有道理。”安太太也说：“要能这样，一动不如一静，倒也罢了；可不知姑娘心里怎样？”姑娘还未及开言，张太太的话也来了，说：“这么着好哇！可是我们亲家太太说的一个甚么一秤不抵一秤的；你看在这一地方儿住下，等开了春儿，满地的高粱谷子，蝻蝻儿蚂蚱，坐在那树荫底下，看个

青儿，才是怪好儿的呢！”说得大家大笑，连张姑娘也忍不住笑得扶着桌子乱颤。玉凤姑娘此时被大家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说得心里乱舞莺花，笑也顾不及了。细想了想，这事不但无法，而且有理；料是一不扭众，只得点头依允，说：“也只好如此。”安老爷满心欢喜，心里暗道：“天哪！可够了我的了。”只她这五个字，这事便有了五分拿手。

转眼之间，到了七日封灵，何玉凤和舅太太便搬在西厢房房间里；张太太带了戴嬷嬷和两个丫头，便住在外间；随缘儿媳妇、舅太太的下人，住了东厢房。安太太又在下房里给姑娘安了个小厨房，外面自有张老同戴勤、宋官儿和安家看坟的照料，内外住了个严密，又把安家阳宅暂作了个何姑娘禅院。这都是那燕北闲人的无中生有的营生，便有这位安水心先生，给她周规折矩的办理。

却说七日之后，安老爷夫妻把那边安顿妥贴，才得回家料理自己的家务。便有许多亲友本家都来拜望，老爷一一的款待，却扶了个小童，只推因腿疾苦告归，暂且不及答拜；一面遣公子进城，持帖谢步。公子也有一班世交相好少年，请酒接风，接连不止忙了一日，才得消停。老爷得些闲空，便先打发了邓九公的来人，又给他父女带去些人事。把何姑娘那张弹弓，仍交给媳妇悬挂着；又叫太太向何姑娘衣箱里，把公子那块砚石寻出来，擦洗干净，严密收藏，就把姑娘和张太太的衣箱，差人送过去。那头乌云盖雪的驴儿，便交给华忠，叫他好生喂养，说这是我将来无事，玩水游山的一个好脚力。

那时不空和尚的二千头借款，早已归清。老爷通盘算了一算，此行不曾要得地方上一文，倒有公子带去的八千金，

乌克斋赠的万金，连沿途在家门生故旧的义助，不下两万余金。除了赔项盘缠，还剩万余金在囊；办何姑娘这桩事，无论怎样铺排，也用不了。便和太太商议道：“何姑娘这桩事，你我费了无限精神，才得略有眉目。我算着将来办起事来，也不过收拾房子，添补头面衣服，办理鼓乐彩轿，预备酒席这几件事；房子我已有了办法。”太太道：“还要房子作甚么？那边尽办开了；赶到过来，难道不叫他三口儿一处住吗？”老爷道：“岂有不叫他们住一处之理？自然两个人就在他那屋里分东西住；你只望张姑娘过门的时候，租个公馆，还要匀在两处，成一个一婚一姻，如今自然也得给她安起一个家来。至于她说的那一座庙，我到底要找着还给她，才圆得上那句话。这事须得如此如此办法，才免得她夜长梦多，又生枝叶。”太太听了此言大喜，说：“既然这样，那衣服头面更容易了。我本说到了京给张姑娘添补些簪环衣饰，只算是给她弄的。再说还有老太太的许多颜色衣服，他舅母前日也提她那里还有些头面匀着使，所添也有限了；到了轿子，一切临期好说的。倒是这句话，得和咱们这个媳妇，先说一声才是，这是他们屋里百年相处的事。”老爷道：“太太这话很是。”说着，便把媳妇叫来，把这话从褚大娘子提亲起，以至现在的计较，日后的办法，告诉了她一遍。只见她听完这话，便跪下来，先给公婆磕了两个头，起来说道：“如果这样，不是公婆疼玉凤姐姐，竟是公婆疼我。公婆请想，玉凤姐姐救了我们两家性命，在公婆现在这番情义，已就算报过她来了。只是媳妇和我父母，今生怎的答报？至于她给媳妇联姻这桩事，且莫讲投着这样的公婆，配着这样的夫婿，就她当日那番用心，也实在令人可感。所

以媳妇时常想着，要打断了她这段住庙的念头；无论怎样，也要照她当日成全媳妇的那一番用心，给她作成这件好事。只是因家来，不曾消停得一日，不好冒冒失失的禀告公婆。如今公婆商量得这等妥当严密，真是意想不到。便是玉凤姐姐难得说话，俗语说的：‘铁打房梁磨绣针，功到自然成。’眼前还有大半年的光景，再说还有舅母在那边，大约也没有个磨不成的。这其间却有一关颇颇的难过，倒得设个法子才好。”老爷、太太忙问：“除这位姑娘的难说话，还有甚么再难之处？”张姑娘低声笑道：“媳妇所说难过的这关，便是我家玉郎。公婆再想不到，拿着我玉凤姐姐那样一个窈窕淑女，玉郎他竟不肯君子好逑。”老爷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张姑娘回道：“据媳妇看着，一来是感她的恩义，见公婆尚且这等爱重她，自己便不敢有一毫简褻，却是体贴父母的心。二则他和媳妇虽是过的未久，彼此相敬如宾；听他那口气，大约今生别无苟且妄想，又是番重伦常的心。总之，是个自爱的心，也搭着他实在有点儿怕人家。有一天媳妇偶然了呕他一句，就惹得他讲一篇大道理，数落了媳妇一场。”张姑娘这话，还没说完，老爷道：“你理他呢！等我吩咐他。”太太道：“老爷看不得咱们那个孩子，可有这种留心的地方儿。”张姑娘便接着回道：“媳妇也正为此。是说父母之命，不敢不依从，设或他一时固执起来，也和公公背上一套圣经贤传，倒不好处置。莫若容媳妇设个套儿，先澈底澄清，把他说个心肯意肯，不叫这桩事有一丝牵强，也不枉费了公婆这一片慈心，媳妇这番答报。那时仗邓九公的作合，成就玉凤姐姐这一段良缘，岂不是好？”安老爷夫妻听了，心下大喜，同声说好。安老爷又点头赞道：“难得贤德媳妇；这要

遇见个糊涂庸鄙的女流，只怕这番话说不成，我两位老人家还要碰你个老大的钉子呢！”因和太太说道：“既能如此，你我两个，便学个不痴不聋的阿姑阿翁，好让他三人得亲顺亲，去为人子；此事我不必再提。”当下计议已定，便分头各人干各人的事。安老爷又明明白白亲自写了一封请媒的信，预先通知邓九公。

张金凤过了些天，到了临近时，见公婆诸事安排已有就绪，才打算把这桩事，告诉公子明白。又想到若就是这等老老实实的和他说，一定又招他一套四方话；思索良久，得了主意，不觉喜上眉梢。恰好这日，安公子到他进学的老师莫友士先生那里拜寿。原来这莫友士先生在南书房行走，便在海淀翰林花园住；因这日公子回家尚早，见过父母后，便回到自己屋里来。张姑娘见他面带春色，像饮了两杯，站起身来，不作一声，依然垂头坐下。便有华嬷嬷带了仆妇丫鬟，上来服侍。公子忙忙的换了衣裳，坐定一看，只见张姑娘两只眼睛，揉得红红儿的，满脸怒容，坐在那里。心里诧异道：“我往日归来，她总是悦色和容，有说有笑，从不像今日这般光景，这却为何？”不禁搭讪着问了一句说：“我今日一天不在家，你在家里作甚么来着？”张姑娘道：“问我么？我在家里做梦。”公子道：“好端端大清白日，怎么作起梦来，梦见甚么？可是梦见我？”张姑娘道：“倒被你一句就猜着了，正是梦见你。我梦见你娶了何玉凤姑娘，却瞒得我好！”公子道：“哟！哟！这就无怪其然，你把个小脸儿绷得单皮鼓也似的了，原来为这桩事。我劝你快快不必动这闲气，这是梦！”张姑娘道：“我从不会这么胡梦颠倒，想是你心里有这个念头，我梦里才有这桩奇事。论这桩事，